

蘇聯的宗教與

無神論之研究

● 楊 賓 訓



12115219 / 04

● 版出局書會協年青

種五十二第書叢年青

教宗的聯蘇
與
究研之論神無

青年叢書

本書爲青年叢書之一種。叢書共分四類：（一）青年與性生活；（二）青年與修養；（三）青年與社會改造；（四）青年與宗教。每類暫定十二種，共四十八種，預定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之三年內出完。欲知叢書內容及其出版日期，或有意訂購者，請向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青年協會書局函詢。

吳序

一個基督教出版機關，爲什麼要介紹這一本批評宗教的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這一個問題，恐怕一般的基督教讀者，以至非基督教讀者，都要問的。似乎我們有用幾句話來答覆的必要。

我們相信，宗教是社會上一種動力，同時也可以變成社會上一種阻力；究竟它要趨向到那一方面去，就要看它能夠把握實在，把握真理，到什麼程度。宗教，在它的信仰方面，本來就帶着濃厚的神秘成分。凡是神秘的東西，都是重情感而輕理智的，所以容易流於迷信；同時，這迷信與社會上保守的，反動的勢力，又容易結成不解之緣，因爲保守的勢力所要利用的是盲目的服從，是不求甚解的信仰。因爲這種原因，所以宗教容易變成社會上一種阻力。

人類自有史以來，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宗教的信仰，這似乎表示人類對宗教普遍的需求；但同時，無論何時何地——除了完全沒有開化的民族，也都有過反對宗教的事實。這一種反對，一方面固然由於反對者對宗教認識的缺乏，但另一方面未必不由於宗教自身所發生的流弊。到了現在，我們居然看見整個國家，以有組織，有系統，有意識的運動來反對一切的宗教，企圖把它們完全消滅。這就是蘇聯自革命以來所發生的一種空前的現象，而也就是本書所要敘述和討論的事實。

一個開明的基督教徒，對於這件事實，應當發生什麼感想，採取什麼態度？我以為第一，他應當承認事實。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否有迷信的成分？是否有反動的趨向？在蘇聯是怎樣？在別的地方又是怎樣？這些固然都可以有觀察和解釋不同的餘地；但是，事實究竟勝於雄辯，就是在現在，從歷史的眼光，用科學的態度看來，我們已經有了不少可供我們作結論的材料。第二，承認了事實以後，我以為他應當更進一步，問問這些迷信和反動的成分為什麼會發生，要怎樣才能避免。這樣一來，他便不得不對宗教有更清楚的認識，更迫切的追求，去發見宗教的真理，去完成宗教的使命。這一種辦法，一方面是加速了虛偽的宗教的消滅，同時也幫助了真實的宗教的完成。簡單地說，我們要介紹這本書的理由就在於此。

這本書的作者是在俄國生長的，最近的十幾年，也多半在俄國居住。他在美國做過教會的牧師，也做過青年會的幹事，但是他現在對於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完全的接受的，雖然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純粹的無神論者，因為他覺得，爲他自己，甚至爲社會，宗教還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從作者的生活背景看來，我們知道他對於基督教和共產主義都有相當的認識，雖然他對基督教不免有誤解的地方；看他在這本書所發表的意見，我們又知道他對於現在共產主義所主張的無神論，也有若干的批評。他以為無神論太過理性化，以爲它現在的力量不在於它對宗教的玄學與信條的批判，而在於它的倫理主張的吸引力。五年計劃的建設，世界革命的完成，以至因它們而起的奮鬥與犧牲——這些，照他看，都是有效的宗教的替代品。然而他以為這還是不够的。人在生活鬥爭的途程裏容易受到創傷，在

若干的人，生活甚至是一種重担。在情感的生活上，他們都需要鼓舞與慰安。作者以為現在蘇聯若干文化上的設施，像劇場，美術展覽，音樂會，等等對於這些要求都能够部分地滿足。他覺得這些設施慢慢的可以把舊的宗教完全取而代之，另外造成一種在內容和形式都更高超的信仰與生活的方法。到那時——也許是幾個世紀以後——以前的所謂宗教，便要變成歷史的陳跡。到那時，人們的精神生活，將要放出一種異樣的光輝，因為，從共產主義所產生的沒有階級的社會是精神文化最膏腴的土壤；在那裏，不但新的寶藏——從前的先知，聖者，詩人們所沒有夢想到的——都要被發掘出來，就是若干久已被忘却的寶貴的精神遺產——像耶穌對所留給我們的——也將被重新發見。這就是作者對未來的世代的一個測算。

對作者這樣的一個結論，我們願意表示以下幾種意見：

第一——我們以為歷來造成反對宗教的原因，從大體上說，只有兩個：（一）凡是進步的宗教都包含着高超的理想，這理想自然要向現實挑戰，同時也自然不見容於現實。（二）照我們起頭所說的，宗教因為神秘和迷信的成分，容易被反動的勢力所利用，因而與一般民衆的利益站在對立的地位。我們以為蘇聯反對宗教現象的產生，由於第二個原因的甚多，由於第一個原因的甚少。這是本書所表彰出來的事實，是我們所不得不承認的。然而我們知道，就是帝俄時代的宗教，也未嘗沒有它若干的好處。因為它曾有過不少忠實的信衆，他們雖然受着思想上和社會條件的限制，還能在局部的生活裏表現基督教真正的神。這一種事實，我們希望將來能有人給它一個公正的敘述。還有，現在有些人以為共產主義的所以反

對宗教，是完全由於舊俄時代宗教的罪惡，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見解，因為馬克思反對宗教的主張，是從他的一般的哲學和歷史觀的立場產生的，就是他有若干實地的觀察，他所見到的，也差不多完全是西歐的情形，因為他始終沒有到過俄國。

第二——我們以為宗教的本質，在於事實而不在於虛名。我們曾經說過：『有了宗教的名義的人，未必便有宗教的實質；有了宗教的實質的人，未必都有宗教的名義。』（社會福音第一章）所以我們對蘇聯的反教運動，不得不下這樣的一個結論：蘇聯現在的宗教的被逼害，大半是食它已往的迷信和反動之賜；不但蘇聯如此，我們對於別的地方所發生的情形也可以加以同樣的解釋。這就是說，宗教的名義，不一定代表宗教的實質。再從另一方面說：蘇聯現在反對宗教的人，就他們的反對迷信，反對腐惡的社會這一點來說，從我們的眼光看來，就是代表一種宗教的精神——無論他們自己對於這種解釋，是怎樣的反對。

第三——我們認為宗教是人類永恆的需要，因為宗教無非是對於整個的人生和整個的宇宙所不得不有的一種態度，一種信仰，一種生活的方法。所以，我們以為宗教是永遠不會消滅的。但這只是宗教的實質。至於宗教的名義，宗教的意識形態，宗教的表現方法等等，這些都可以隨時改變，甚至可以取得一種與一般人所承認的宗教相反的形式。我們絕不為宗教的名義抱杞人之憂；反之，我們要努力使宗教從迷信與反動的勢力中得到解放，即使解放的結果，似乎消滅了我們所寶貴的若干傳統的名義上的遺產。因此，同本書的作者一樣，我們十分同情於社會革命的運動和這種運動所反對的虛偽的宗教，一方面因為

這本來是宗教自身的一種使命，另一方面，因為社會革命的目的在解放物質條件對人生的束縛，而這一種解放同時也幫助宗教從它現在的迷信和反動解放出來。

第四——我們在上面所取的態度，可以說是極寬容而唯實的，然而我們並不否認，所謂無神論者的主張，和宗教論者的主張，除了不相干的成分以外，實在有不少基本不同的地方。據我個人意見，基本不同的地方至少有兩點：一是對於信仰對象的看法，那就是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分別；一是對個人的價值和與此相連的武力與非武力，自由與強制諸問題的看法。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爭辯，大半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然而，我們並不像一般人一樣，以為有神論就是唯心論，以為無神論就是唯物論。現在若干的有神論者也同樣的反對唯心論，甚至完全接受以唯物論作基礎的共產主義，因為現在的新唯物論已經不像舊唯物論的絕對與宗教不相容——至少從哲學的立場上說。關於個人價值的問題，這是多數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一種重要的看法，這顯然與共產主義所主張的某些方法發生劇烈的衝突——無論在事實上宗教信徒是怎樣違反了這一個重要的教訓。以上兩個問題是息息相關的，也是深刻地影響到許多其他的問題上去的。關於這兩個不同之點，我們都不能在這裏討論。我們只希望雙方對於這些問題多有一點深刻的研究，這樣，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在這一部門的思想裏，可以增加了我們能够共同接受的真理。

末了，我們對於本書若干的細節，自然也有不能同意的地方，不過因為它們沒有影響到我們對此書

整個的態度，所以就不在這裏討論，留給讀者去作他自己的評判。

吳耀宗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原序

在蘇聯，就各方面來說——地理、種族、文化——都是東西交匯的地方，可是當二者相互見面的時候，卻沒有綜合的現象。反之，東方的舊俄羅斯的出世理想，那種神秘的、禁慾的、和否認生命的東西，却和西方的、新俄羅斯的、把握生命的、熱情的、理智的、馬克斯主義的、以及強毅的東西互相死鬥。是不是後者將消滅前者，大獲全勝呢？抑或將由這場爭鬥露出一種更高層的、綜合的文化，其中富有力量、思想和美呢？關於這問題的研究，就希望對於它們有所闡發。

宗教在共產主義之下的命運，是許多誠懇用思想的人們所非常關心的。我個人就老是覺得這問題極有興趣，常從各方面去研究它，已經有十五年之久。在本書裏受篇幅的限制，我只得單講在蘇聯的宗教與共產主義。關於這問題，西方的思想家們的見地，也很能令人有所心得。無論如何，蘇聯是現在唯一的國家，在那兒實際的大規模的破壞宗教，以便清出地盤來，讓給那正在發展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

這本書所要講的，就是宗教思想、宗教組織、與激烈的無神論思想及共產黨組織之間的鬥爭情形。在以前一本書，蘇維埃制度下的宗教（一九二七年美國出版）裏面，我把那時候在蘇聯的宗教的現狀寫了出來。寫那本書的時候，有組織的戰鬥的無神論在共產黨的保育之下正在初成。從那時候以來，

它已經變成了一種擴大的運動，到現在也許發展到了極峯了；所以，本書所要注意的，還是那些以俄國人民的宗教史作背景的反宗教勢力。

願意繼續研究這問題，而又有閱讀俄文的能力的人們，可以在我那本蘇維埃制度下的宗教裏找到一個精選的圖書目錄，而在尼可斯基教授（Professor N. M. Nikol'sky）最近寫的俄羅斯教會史（一九三一年）中，還可得一個比較多的圖書目錄。關於最近幾年間的反教情形，最好去讀俄國一種月刊，名反宗教（Antireligion），那是一九二六在莫斯科發行的。要研究共產主義和宗教，必須懂得共產主義的哲學理論，作一種哲學基礎。這在我的莫斯科對話中就可取得，因為那是關於赤色哲學之一批討論。

在本書裏，我是懇切地把這問題盡力用客觀態度來對付，但也不掩飾我自己的信仰。我這信仰不但是理論研究的結果，我在蘇聯與它的宗教和共產主義有多年的直接接觸，以及我的意識經過長期痛苦的適應，也是這信仰的來源。

黑克 一九三三年二月於莫斯科

目次

吳序	一
原序	一
第一章 問題的說明	一
第二章 人民的宗教	一三
第三章 教會與國家	三五
第四章 俄羅斯的反國教派	五三
第五章 反宗教傳統的起源	七三
第六章 宗教與革命運動	一〇一
第七章 知識分子的尋求上帝及托爾斯泰的宗教無政府主義	一二五
第八章 共產主義的宗教觀	一三五
第九章 教會和革命的衝突	一四五
第十章 反宗教運動	一六五
第十一章 集體化及無神論宣傳	一七九

第十二章	反宗教宣傳的組織與方法·····	一八七
第十三章	前途的瞻望·····	二〇一

第一章 問題的說明

文明人類用得着宗教麼？有思想的人們越來越愛這樣問，而答覆却有許多不同。神秘家們和代表有組織的宗教的人們都無條件的說有。別的人是有條件的承認，即如蕭伯納那種堅定的理性主義者們，一方否認一切有組織的宗教，另一方面都主張一種無定形的宗教就是『生命力』。別的如孔德派和近代人文主義者們，都把人道建立在神壇上，主張無上帝的宗教，換句話說，就如古典派的雅典人似的，有他們的神壇，獻給有知的不可知的上帝。在西方文明中，自由知識分子們裏頭只有少數真正堅定的無神論者；唯一的只有共產主義運動主張澈底的絕對的反對一切宗教，不管是正統教派，人文派，或哲學派。

所以我們的問題第一要看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取這種不妥協立場有些什麼理由；其次我們要以近代社會科學與哲學的眼光來考察共產黨的理由是否有錯誤的地方，並且再看反對宗教的共產黨，它對於宗教的觀念如何，同時也看那些承認宗教的人們所取的另一種解釋如何，其中是否有什麼誤解。這需要名詞上的統一。

宗教究竟是什麼？既成的定義不下幾十個，而差不多凡對於這問題下考究的思想家們，也有他們新作的定義出來。有些定義很够真確的了，但也不過修辭學上的詞句，另外一些，也不過因為他們的作者認

爲那一點最要緊，就注重在那一點上。

試看德國古典派唯心論的哲學家，如康德也就認宗教是意志的一種正當的態度，由於相信道德制度的道德性和最高權威而發生的。席乃馬赫（Schleiermacher）則反對康德那道德論的宗教觀，他以爲宗教起源於虔敬；這虔敬他解爲是一種倚賴的情緒，一種和絕對的最終的真實直接發生的關係。黑格爾與康德和席乃馬赫都不同，他推崇宗教之智的方面，以爲那就是永遠的真理。所以，無論是意志或感情或理智，都會被德國唯心派的古典作家們當作宗教看待。

由哲學家轉而來研究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我們看出他們認爲宗教純是種社會產物。例如杜克罕（Durkheim）就認爲社會集團的權威，乃是宗教的來源，所謂神聖的就是由社會承認的。別的社會學家如吉德（Benjamin Kidd）認爲宗教是對於個人的社會行爲一種極度理性的承認；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下宗教的定義是『相信生命的可能性』；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說：『就宗教最好的地方來看，它是生活意志的昇華與評判。』另一位社會學家愛渥德（Charles A. Ellwood）把宗教和整個的人性與人的社會生活聯合在一起。在他看來，宗教是一種多方面的現象。簡短的說來，愛渥德接受了巴爾吞（Barton）的公式，就是說：『以宇宙作爲一種社會的倫理的力量，宗教就是人對於這種力的態度。』別個今代學者也有同樣的定義。所以克爾德（Carid）說：『一個人對於事物的整個意識之總的意義和大旨，就是他之所謂宇宙，而他對於這宇宙的最終態度，表現出來就是他的宗教。』這些定義如果拿來與

人類在史的過程中所經驗的宗教比較比較，要不是太寬不着邊際，就是太狹隘了。俄曼教授（Professor John Oman）和容澈（Runzees）的意見一樣，以為宗教所包含的方面非常多，使人簡直不能給它下一個八方週全的定義，這是對的。所以他情願把一種宗教意識作為宗教域裏的指南：『如果我們有宗教趣味和宗教意識，我們就知道什麼是屬於宗教的，什麼不是。』這種見地使宗教倚賴於主觀的標準，其價值的權衡常常改變。在某一人看來全是迷信，或竟是病態心理的幻象，或是潛意識的與昇華了的性衝動，而在另外一個看來，就成了有永存價值的宗教實質。

司彭格勒（Oswald Spengler）以為宗教乃是人類之文化發展的一階段。他給宗教下一個定義，說它是人類的覺悟，在這覺悟的時候，人統治了他自己，又否認了毀滅了他自己的存在。那就是說，當那時候，他克服他的獸性意識。因此恐懼和愛成了宗教的兩種基本情緒。宗教就是人的解放要求，要從意識的磨折和憂勞中解放出來，要從緊張的思慮和默想中得到弛緩，這種思慮乃是由恐懼產生的，同時也消滅那種孤獨的意識，不要以為在宇宙中自己的自我乃是孤獨無偶。自然是有條件的，有生，有老，有死，而宗教正是要逃脫這種限制。宗教使人懂得這種恐懼的原由，因而能勝過它。於此，理論批判家成了預言者，『技術家』成了祭師，發明家成了先知。在一切宗教的根底，都有種非意識的衝動，一種內在的呼求，要使自己的一件全與自己不類的，即所謂宇宙的東西相調和。這種與別者調和融洽的方式，免不了漸漸形成為教派和崇拜，司彭格勒稱此為『技術家』的作用。許多近代的定義都忽略崇拜這一點，但無論如何，它是不可

丟在一邊的。以我們看來，它是一切宗教的主要點，沒有它，就沒有宗教。

最後，於是人們努力把剛才提到過的主觀經驗和社會經驗加以理性的說明。這是有組織的宗教發展到某一時期所不可避免的現象，它預備下了神學的基礎。由此我們看來，宗教是情感、理智和意志的共通產物。它有主觀的經驗，也有客觀的根據；有智的構成，也有社會的實用。其所以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定義，自然是因為宗教經驗甚微妙，又是多方面的緣故。以它所生的效果而論，有的人說宗教就是無條件的對傳統習俗屈服，有的人則把它當作躲避艱苦醜惡的現實生活的工具，在第三人，它也許是鼓起人來行動的東西，在第四個它又是種麻醉劑，麻木人的理智作用，刺起他的想像活動，這個人要說宗教是統治別人的力量，那一個又說它使人有一種神祕的默想，美的欣賞，滿足人對於宇宙的好奇心等等。

近年來研究宗教的心理起源的人們，又在努力以直觀的非理性的方法來發現上帝的所在，他們認為宗教與理性觀念全不相干。

研究宗教之非理性的起源那一派中，嚴正的學者如阿陀教授（Rudolph Otto of Marburg）即神聖（Das Heilige）與感情超世俗（Das Gefühl des Überweltlichen）的作者，是應該提出來的。阿陀有種假設理論，認為人類秉賦了一種虔畏（Sensus Numinis）的感覺，這種內在的特性，表現出來成為一種思慕，對於『非現世的』、『神聖的』、『神的』與人的本性『全不相同的』。（用阿陀所最喜歡用的詞句，如 das ganz andere）某種東西都有一種思慕之情。所以阿陀的理論就是『宗教起源於它本身。』這並不